

蓬門今始為君開

張大千的愛情世界

(下)

● 康僑

再偶遇多情女婢娟

張大千的四夫人徐雯波也是成都人，

原是張大千女兒的同窗好友，常到張家去看張大千作畫，心儀之餘，一直要求要拜師學畫，但是張大千卻一次又一次的拒絕了。據他解釋稱：「我們大風堂收門生的規矩十分嚴格，定了師生名分就不能涉及其他，我沒有收她作學生，倒樂意她做我賢慧的太太。我太太有時候想起來了，還時常翻出老話來埋怨我，說我看不起人，不收她這個門生，其實呀！實在是因為我大看得起她了，才不收她作門生的！」

張大千與徐雯波結婚時剛好是「知命之年」，徐雯波聰明絕頂，在上海時期與李秋君走得很近，初時以晚輩姿態，繼而姊妹相稱，就因為李秋君視徐雯波為替身，才不惜工本的悉心雕琢教導，不但把徐雯波塑造成自己的模式，更把如何對待張

大千，不厭其煩的把自己的心得悉心傳授，常說：「大千是國寶呀！只有你才能名正言順的保護他、照顧他；將來在外面，我就是想得到也做不到啊！你才是一輩子在他身邊的，還得你多小心，別讓他出毛病！」

徐雯波得天獨厚成了李秋君的替身，在李秋君的心目中，自己既然不能親自侍奉中櫛，與張大千形影不離，只好以「柏拉圖式」的心情，把自己的愛心，一古腦兒的灌注在徐雯波的身上，並為她安排一切，使她由「妾身未明」，進而穩穩當當的確定了「名分」。

徐雯波果然不負李秋君的期望，在張大千的後半生中，天南地北，一直追隨在他的身邊，悉心照顧，無微不至，由大陸到臺灣，由臺灣到香港，由香港到印度大吉嶺，再到巴西的「八德園」，美國的「

環華庵」，最後回臺定居外雙溪的「摩耶精舍」，克盡相夫持家的責任，張大千後半生成就輝煌，徐雯波功不可沒。徐雯波的犧牲奉獻，使得張大千極為感動，因此也以濃郁的情分對待這位李秋君的替身，他服從於她的管制，更相敬如賓，這些都是由李秋君那裏轉移過來的相處模式。因此有人說：「張大千對徐雯波的情分特厚，一部分是應該劃歸李秋君名下的；對李秋君來說，也是值得安慰的事。」

除了四位太太和李秋君外，情歸張大千的女人還有韓女池春紅和日女山田雅瑪達，一九三一年左右，張大千三十初度，享譽北京古城，遂進而赴韓國及日本拓展聲譽，旅韓期間，寄居漢城近郊，頗有園林之勝的「凝香別館」之中，主人金滄波

旅韓日留下兩段情

除了四位太太和李秋君外，情歸張大千的女人還有韓女池春紅和日女山田雅瑪達，一九三一年左右，張大千三十初度，享譽北京古城，遂進而赴韓國及日本拓展聲譽，旅韓期間，寄居漢城近郊，頗有園林之勝的「凝香別館」之中，主人金滄波

(下) 張大千的愛情世界

爲他介紹了一位名叫池春紅的少女，照顧他的起居，並侍奉几硯。春紅原名池鳳君，正值破瓜年紀，秀外慧中，善解人意，動輒羞紅上頰，一副嬌媚稚嫩的情態，使得客居寂寞的張大千爲之怦然心動；可惜兩人言語不通，便靠著比手劃腳來表情達意，更進而在畫紙上寫寫畫畫，以溝通彼此的心意。大千曾有一首七言律詩贈她：

盈盈十五最風流，一朵如花露未收；
只恐重來春事了，綠蔭結子似福州。

閒舒皓腕試柔翰，發葉抽芽取次看；
前輩風流誰可比，金陵惟有馬香蘭。

詩後並有跋云：「韓女春紅日來旅邸待筆硯，語或不能通達，輒以畫示意；會心處相與啞然失笑，戲爲二絕句贈之。」一個是名士風流，一個是情竇初開，朝夕相處，耳鬢廝磨，笑語凝眸間，一縷情絲已牢牢的將兩人牽繫在一起。張大千的輕憐蜜愛，使這位韓國麗妹一古腦兒的獻出了她的似水柔情；而兩人賴以溝通情意的畫幅也已彙集成冊，張大千於冊尾題詩，以紀念這一段客中姻緣：

夷蔡蠻荒語未工，那堪異國訴孤衷；
最難猜透尋常話，筆底輕描意已通。

新來上國語初諳，欲笑佯羞亦太慙；
硯角眉紋微蓄慢，厭他俗客亂清談。

張大千離韓時，湊了一筆錢幫池春紅開了一間藥舖，不料這位韓國少女一往情深，與張大千分別後，整日以淚洗面，久之悒鬱成疾，過了兩年即告香消玉殞。

大陸陷共後，張大千移居南美，常到日本購買繪畫用具或裝裱字畫，下榻的地點多在橫濱附近磯子鎮的一家日式旅館，名爲「偕樂園」。濱海倚山，景物絕佳，園內花木繁茂，四周蒼松濃碧，山嵐海韻，十分醉人，是關東一帶的名園。主人年逾古稀，頗爲斯文，對張大千十分禮遇，甚至把最大的一間客廳，闢作張大千的畫室，並由裱畫店「黃鶴堂」主人介紹了一位花信年華的日本女子山田來照顧張大千生活。山田小姐是傳統的日本婦女，溫柔美麗，禮貌周到，出生在一個飽受漢學薰陶的家庭，能講幾句中國話，也能寫中國字，對繪畫也有相當造詣，在名義上算是張大千的「女秘書」，實際上卻是他的「女管家」。這位小姐十分能幹，不但有關裱畫及購物等事務都處理得妥妥貼貼，而且也像妻子般的把張大千侍候得舒舒服服，面對這位溫婉可人的東洋美女，張大千整個沉醉了。

在他自題郎靜山爲他拍攝的照片寫道：「墜鞭側帽，走馬長楸正年少；容易秋

風，兩鬢蕭蕭一禿翁。急需行樂，陶寫任教兒輩覺；吾愛今吾，獨有紅妝喚老奴。」把他藝術家的本色，刻劃得淋漓盡致。也曾有詩云：「親筆名花送草堂，真成白髮擁紅妝；知君有意從君笑，笑我狂奴老更狂。」在兩情相悅的情況下，「偕樂園」便成了白髮紅顏的安樂窩了。

山田小姐幾乎已成了張大千的第五位夫人，他返回南美後，按月寄生活費給她。有關裝裱、購物等事也由她代理，她會把花費用毛筆書寫，向張大千交代得清清楚楚。

徐雯波夫人很快的便知道了這件事。她自覺先前在大陸四女共事一夫，如今在海外只有她一人獨佔名分，已感到十分滿足和幸福，只要天才丈夫心情愉快，而且在不妨害健康的情形下，她也就不加反對，而且還像對待妹妹一樣，隨時不忘寄些禮物給山田。在她與張大千同赴日本時，也會大大方方的每週撥出兩天晚上，讓張大千與山田同宿。山田小姐雪肌滑膚，烏黑的長髮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使張大千在她身上得到了不少繪畫的靈感；特別是她溫柔的性格，嫵媚的神情，更使得垂垂老矣的張大千，重新點燃了生命的火燄。張大千因而有詩云：

偶撫柔肌偶不辭，偶然雲鬢拂雪髭；偶逢半面天花散，不念維摩病不支。

「一樹梨花壓海棠」，白髮紅顏，未嘗不是藝壇的一段佳話，但是張大千卻把山田小姐當成是路柳牆花，一場綺夢而已。張大千原本不如此想，那是因爲由種種跡象顯示，山田小姐之所以委身侍候他的動機並不單純，於是便提高了警覺，爲了防微杜漸，爾後再到日本便不讓山田小姐知道了。

一身才情天縱健筆

張大千自廿五歲開始即蓄有一把鬍子，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成許多，甚至早就有人稱他爲「老太爺」，因此他曾感慨繫之的說：「我就從來沒有年輕過啊！」但是一直到暮年，張大千始終虎虎生風，活力充沛，笑語聲喧，中氣十足；經常同年輕人爬山涉水而毫無倦容。一旦發起脾氣來，大聲怒吼，聲震屋瓦；畫起畫兒來，大筆揮灑，氣韻磅礴；常保赤子之心，永遠流露出一派天真無邪的作風，所以有人也說他「從來沒有老過呀！」

張氏父系遺傳，都是天生的絡腮大鬍，張大千二十歲以後就經常爲刮鬍子煞費周章，據他自己說：「得天獨厚，莫可奈

何，想充小白臉也不成，越刮得勤便越是長得快，自己刮又痛又麻煩，弄不好還要流血，找「待詔」吧！更嫌費時費事，索性就留起來了。」「待詔」就是四川話的理髮師，自然，天天找「待詔」實在是夠麻煩的了。因之，在二十四歲那年決定留鬚，翌年已經美髯拂胸，推鬚及人，張大千沾了鬍子的光，經常會受到別人的禮讓呢！他說：「當然，有利必有害，年輕人

留把大鬍子，可不受小姐們的歡迎啊！」徐雯波夫人與張大千結褵時，張大千已年近五旬，留鬚的歷史也有二十多年了；所以他曾多次對著熟識的朋友開玩笑說：「我身上上啥地方都瞞不了她，惟獨下巴兒是個藏私的地方！」不願刮鬍子而索性留鬚，連帶著把理髮也視爲畏途，每次都要被家人三催四請，才肯光顧一次理髮店。他說：「每次理髮被白布圍起來，就像犯人上了綁一樣動彈不得，而且頭髮碴子亂飛，弄得渾身都不舒服。」後來他限定每年只理三次髮，端陽節、中秋節、春節，依序進行，多一次都像要他老命似的，說什麼也不肯答應。

張大千的老師曾農髯教導他達十年之久，時常勉勵他要有「理學」的修養，不能學到「程朱」，也要學到「曾左」。老

師對學生不但有「教」而且有一「愛」，當然更要「長幼有序」，因此他說：「凡是和我握手言歡的人，決不是我的學生！」

曾農髯的言行中規中矩，從來不曾發脾氣罵人，甚至也未聽過他說過一句刻薄話。只有一次，李梅庵老師有一幅陳搏老祖寫的對聯被康有爲借去不還，李老師寫信去罵他，曾老師打抱不平，也寫了一封信給康有爲云：

伯夷叔齊，聖之「清」者也；孔子，聖之「時」者也；康有爲，聖之「騙」者也。

曾農髯謝世後，張大千屢欲爲他舉辦一個遺作展，因爲曾師的作品散在各地而不易收集，因此始終未能如願。一九三〇年在上海看到了曾師的一幅「秋江圖卷」，想起老師昔日不但教他書畫，而且教他做人處事之道的恩惠，不覺熱淚盈眶的題詩云：

此恨綿綿隔湘水，子鶴手持秋江圖；乞我題詩書紙尾，婆婆熱淚不成行。每憶師言如異世，十載門牆感悟深；視我如弟如驕子，衣鉢愧傳恩未報。

展卷淒然痛欲死，老筆由來奪一峰；衡嶽高高不可攀，嗚乎心喪曷能已。曾農髯生前曾多次向張大千說道：「

但作上海人，不為上海鬼。」寓有晚年定當落葉歸根之意，不想竟老死滬上，臨終前猶以「未歸」為憾，曾賦詩題畫云：

自濬溪流常繞閘，手栽楊柳已成堤；劫餘尚有敝廬在，惆悵年年歸未歸。

張大千晚年在「摩耶精舍」定居，薛慧山由海外購得曾農髯所寫的一幅對聯，託沈葦窗獻贈給張大千，聯曰：「道德涵如淵海，精神壽之鼎彝。」

張大千看見曾老師的遺墨，頓時熱淚盈眶，立即囑咐護士小姐攙扶他站起來，嘴裡喃喃的說：「那有坐著看老師墨蹟之理？」

畢生愛吃喜聽京戲

張大千生平兩大嗜好：一是講求吃，二是愛聽京戲；他認為「吃」不僅是果腹而已，更是人生最高的藝術，只要能力所及，他都在追求吃的藝術，即使在敦煌面壁期間，報紙上的花邊新聞，曾發表過他在石窟中的菜單有：白煮大塊羊肉、蜜汁火腿、榆錢炒蛋、嫩苜蓿炒雞片、鮮蘑菇炖羊雜、鮑魚炖雞、沙丁魚、雞絲棗泥山藥丸子。肉類由敦煌縣府按期補給，「榆錢」就是榆樹的嫩葉，惟獨鮮蘑菇從何而來，頗令一般人懷疑，其實那是張大千無

意間在巨大的楊柳樹根下發現的，一天可採一盤呢！在巴西「八德園」時，宴客的菜單是：萱花燴松菌、干燒鱈魚翅、清蒸鯉、雞汁烏參、炒明蝦片、四川獅子頭、相邀、香椿豆腐、清炒小白菜。其中的一相邀也就是「大雜燴」，張大千嫌這個名字不雅，實在有挖苦客人之嫌，遂改爲「相邀」。

「摩耶精舍」的宴客菜單全是正宗的川菜，不但不帶辣味，而且絕不放味精及豬油，和習見的川菜大不相同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「六一絲」，這道菜是在日本開設四川飯店的陳建民，曾被張大千譽爲「天下第一廚」，特地選了綠豆芽、魷魚絲、黃瓜絲、辣椒絲、韭黃絲和奈良漬（日本上好的醬瓜）六種絲合炒，吃一脆勁，稱爲「六一絲」，以慶祝張大千六十一歲的生日，後來卻成了他畫室「大風堂」的名菜。至於京戲，當他住在上海及北京時就很沉迷了。早年，他在上海李梅庵老師會問他有沒有聽過譚叫天的戲，張大千自忖一生不抽煙、不喝酒、更不喜歡賭博，惟一的嗜好就是迷戲，深恐受到老師「勤有功、戲無益」的教訓，不知該如何回答時，老師卻說：「叫天的戲實在好，韻味十足，尤其是拖腔，一波三折，曼妙至極

，就如同我們練字，有神氣相通之處，多聽他的戲，玩味其中的奧妙，對書法會有很大幫助！」

從此他便名正言順的三天兩頭前去聽戲，美其名曰「奉旨聽戲！」事實上不止是唱腔，就連身段、服裝、道具、音樂，無一不是美的綜合，從中可以得到不少靈感，也可以印證一些繪畫的原理。

戰前在北平時，張大千與許多名伶有來往，那時的伶人敬業好學，知書達禮，能畫能寫，張大千曾經教過梅蘭芳畫畫，幫過余叔岩練字，程硯秋等均曾執經問難，當然也私下裡與他們研究過舞臺動作及唱腔；他著實聽過不少好戲，因爲人家知道他不會唱戲，也沒有學戲的打算，不怕他偷學了他們的玩藝，因此每有新腔，便唱給他聽，還徵求他的意見呢！

在香港期間他與坤老生冬皇孟小冬結識，當他遠赴南美時，孟小冬還特地趕到機場，送給張大千一卷她自己特別爲他錄製的帶子，供他在異國排遣寂寞。

回國定居以後，年輕一輩的坤伶，差不多都是「摩耶精舍」的常客，每有演出必然會看到張大千在座欣賞，尤其對於郭小莊特別欣賞，曾經爲她繪製了一件荷花旗袍，並鼓勵她成立「雅音小集」。

郭小莊每個星期天一定要到「摩耶精舍」去問安，途中經過「廣東飲茶」的點心店，一定不忘記買幾樣燒賣或蝦餃，張大千時常笑著說：「就等這個來了，我才得有得吃呢！」小一輩的伶人與張大千在年紀上相差半個世紀以上，因此順理成章的尊稱他為「張公公」或「張爺爺」，但是

張大千卻不願接受，理由是徐雯波夫人還不算太老，稱她「張婆婆」或「張奶奶」，她會不高興的，所以甘願自動降格，要人家叫他「張伯伯」。徐露自認與徐雯波

夫人年紀相差不遠，索性便稱張夫人為「姐姐」，從而張大千便成了「姐夫」了，張大千還很高興有這樣一位標緻的小妹妹呢！

一襲長衫走遍世界

張大千不管走到那裡，長年穿一襲中式布袍，一雙布鞋，十足中國人雍容儒雅的氣度和風範。在他的畫裡，也是古典美人入畫，現代美女不入畫，因為古典美人的服裝有恒久不變的特色。張大千常說

：「近半個世紀多來，中國始終沒有一襲足以代表自己的衣冠，連大使呈遞到任國書，都穿洋服，那麼誰曉得你是中國人？韓國人？日本人？女人們的服裝也全都西化了，沒有朝著中國傳統的優美型式和高雅的角度去發展。」並慨嘆道：「袁世凱雖然妄想登基不成，空留許多罵名，但他文武百官的服式卻全設計好了，這是袁某人唯一可取之處。」

當個傳統的中國人，是張大千畢生的執著。

聖文 叢書 張大千傳奇

王成聖
樂恕人 編著

廿五開本穿線平裝
定價新台幣三〇〇元

本書要目：王成聖·張大千的故事·樂恕人畫傑人豪張大千·大千名作「廬山圖」·大好人張大千·張大

千趣談·奇人妙語歡心事·張大千的風趣·張大千的興趣與煩惱·元老、大師、手足情誼·張大千的口福豔福·三張一王的「轉轉會」·郭小莊痛哭張大千·張大千遺作張大千談畫·畫說·王天循張大千登峰造極·李霖燦懷念張大千先生·汪佩蘭楊宛君生死戀·林語堂與大千先生無所不談·周冠華張大千與顧亭林·郎靜山追懷大千先生·黃杰我懷高士·黃天才張大千為歷史作見證·大千居士的最早作品·張法乾張大千二三事·張目寒雪簞隨筆·喻鍾烈的表哥張大千·馮幼衡他美化了有情世界·楚崧秋大風堂主人的大節大義·張群輓張大千·葉淺予關於張大千·黎玉璽豪爽長者張大千·劉昌博追懷張大千先生·蔡廷俊張大千拒絕中共禮遇·謝家孝張大千的韻事與家務·賈景椿張大千敦煌傳奇·羅才榮張大千擺龍門陣·巴東張大千小傳·朱岐山張大千年表·附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，定價叁佰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。